

马克思 恩格斯

与

莎士比亚

孟宪强 辑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与 莎士比亚

孟宪强 辑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与

莎 士 比 亚

孟宪强 辑注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55,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

统一书号: 10094·522 定价: 1.15元

目 录

莎学述要(代序)	哈里逊著 周骏章译 (1)
----------------	---------------

绪 论	(13)
-----------	------

一 莎士比亚是马克思恩格斯喜爱的戏剧诗人	(30)
----------------------------	------

马克思喜爱莎士比亚	(30)
-----------------	------

恩格斯喜爱莎士比亚	(32)
-----------------	------

燕妮·马克思与“莎士比亚之国”	(34)
-----------------------	------

孩子们经常温习莎士比亚	(36)
-------------------	------

小燕妮朗诵莎士比亚“非常成功”	(38)
-----------------------	------

小燕妮珍藏莎士比亚的画像	(39)
--------------------	------

爱琳娜·马克思是莎士比亚学会会员	(40)
------------------------	------

爱琳娜·马克思希望认识莎士比亚研究者	(42)
--------------------------	------

爱琳娜·马克思翻译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	(43)
--------------------------------	------

艾威林夫妇在莎士比亚故乡	(44)
--------------------	------

马克思嘲笑卢格贬低莎士比亚	(46)
---------------------	------

马克思反对布林德加入莎士比亚委员会	(47)
-------------------------	------

恩格斯嘲笑贝奈狄克斯贬低莎士比亚	(47)
------------------------	------

马克思嘲笑贝奈狄克斯对莎士比亚的无知	(48)
--------------------------	------

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创作	(49)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剧作的评论	(59)
--------------------------	------

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 (1)	(59)
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 (2)	(61)
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	(62)
不应“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65)
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67)
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68)
福斯泰夫式的背景	(69)
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都发生在“英国的天空下”	(71)
莎士比亚悲剧的特点	(72)
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出了灿烂的 花朵	(73)
莎士比亚的戏剧	(74)

三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用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

.....	(78)
特洛米奥 (德洛米奥)	(78)
理查三世 白金汉 (勃金汉)	(79)
里士满	(81)
克里斯多弗·史赖 (克利斯朵夫·斯赖)	(81)
兰斯 (朗斯)	(83)
国王 (腓迪南) 裴朗 (俾隆) 杜曼 鲍益	(84)
庞培 (庞贝)	(86)
凯普莱脱 (凯普莱特)	(89)
聂克·波顿 (尼克·波顿)	(90)
蒂姐妮亚 (提泰妮娅)	(92)

* 莎士比亚戏剧人物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译名，括号内为《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中的译名；无括号者译名相同。人物顺序按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年代先后排列。

史纳格(斯纳格) 提修斯(忒修斯)

莱散特(拉山德)	(93)
夏洛克	(95)
鲍细霞(鲍西娅) 葛莱西安诺	(96)
福斯塔夫(福斯塔夫)	(98)
杰克	(100)
亨利	(101)
毕斯托(毕斯托尔)	(103)
巴道夫	(104)
快嘴桂嫂	(105)
泼息·霍士泼(潘西·霍茨波)	(106)
夏禄	(108)
道勃雷(道格培里)	(109)
佛其慈(佛吉斯)	(110)
教堂司事	(111)
西可尔	(112)
斐尼狄克(培尼狄克)	(113)
安东尼	(115)
卡西乌斯(凯歇斯)	(116)
布鲁土斯(勃鲁托斯)	(117)
马伏里奥	(119)
哈姆雷特(哈姆莱特)	(120)
莪非莉霞(奥菲莉娅)	(121)
普隆涅斯(波洛涅斯)	(123)
赫克脱(赫克托) 哀杰克斯(埃阿斯) 阿基里斯(阿喀琉斯) 瑟息替斯(忒耳西忒斯)	(124)
奈斯托尔(涅斯托) 乌利斯(俄底修斯)	(128)
巴洛(帕洛)	(131)

威尼斯的摩尔人	(133)
李尔王 小丑 (弄人)	(136)
康瓦尔 (康华尔)	(138)
麦克佩斯 (麦克白)	(140)
提蒙 (泰门)	(141)
卡列班 (凯列班)	(143)

四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用的莎士比亚

戏剧诗文典故	(145)
一个王国换一匹马	(145)
勇敢的英国农民	(146)
入睡时是补锅匠，醒来就成了勋爵的流浪汉	(148)
喜欢拾人牙慧	(149)
爱情不只是幽禁在脑子里	(150)
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	(153)
发育不全的三寸丁	(154)
可爱的换来儿	(156)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	(157)
细木工斯涅古在《皮拉马斯和希比斯的惨死》中扮演 狮子的角色	(158)
吼得好，狮子	(160)
一磅肉	(161)
“诚实的”人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	(162)
谁不想消灭自己憎恨的东西呢？	(163)
对了，他的胸部，契约上是这么说的	(165)
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这个词	(166)
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	(168)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	(169)
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私利，这颠倒乾坤的势力	(171)

我宁可当只小猫咪咪叫，也不愿做个卖唱者弹老调·····	(173)
这场玩笑的妙处·····	(174)
这样挺着剑·····	(175)
穿麻衣的人·····	(176)
那么，你的“证据”呢？·····	(178)
象乌莓子一样便宜·····	(179)
可是，坏蛋，在你的胸膛里，没有信义、忠诚和正直 的地位·····	(180)
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	(181)
我们上年纪的人多么容易犯这种说谎的罪恶·····	(182)
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枕席的·····	(183)
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没有一切·····	(185)
他只是一件工具罢了·····	(186)
虚声夺人·····	(187)
带着微笑·····	(189)
日月流转，时间的报复难逃·····	(190)
整个说来，他就是如此·····	(192)
丹麦王国里出了坏事·····	(193)
掘得好，老鼠·····	(194)
不仅使丹麦王子的忧郁心情大为减弱，而且把丹麦王子 这个人都弄得看不到了·····	(195)
哈姆雷特禁止演员做的事·····	(197)
我情愿做羊身上的一只虱子，不愿做这种没有头脑的 勇士·····	(198)
“诚实”·····“不是清教徒”·····	(200)
绿眼的妖魔·····	(201)
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202)
高官厚禄吸引着许多人的眼光·····	(204)

人情的乳臭.....	(205)
坦率而正派的人说话句句是真.....	(206)
把贵族比做胃.....	(208)
金子，只要一点儿，就可以使黑变成白.....	(210)
象偶像那样镀了金.....	(218)
附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涉及莎士比亚及其 戏剧作品索引.....	(220)
后记.....	(223)

莎学述要* (代序)

哈里逊 著 周骏章 译

一个说英国话的家庭，若没有一部《圣经》和一部《莎士比亚全集》，就不能算设备完善。年长的人不必一定去读这两本书，但他们在家庭里是宗教和英国文学的象征。

从前莎翁不见得是伟大的人物。他生时是一个演员和剧本作者，当时演员和剧作家都不被人尊敬或重视。直至他死后一百余年，才有人推重他是英国最高等的天才；但，自此以后，这种观念被大家坚信不疑，以致每一个学童至少研读一部莎氏剧本。

然而第一个公开谈到莎翁的人，对他却怀有仇视及怨恨之意。在1592年的秋天，有一位著名的戏剧家罗伯特·格林，穷得莫名其妙，卧病于床，奄奄待毙。格林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写过几部成功的剧本。有些演员以演剧致富，曾经靠着格林的

* 此文译自乔治·巴格肖·哈里逊的《莎士比亚导论》(1939)。哈里逊(1894—)是英国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主要著作有《伊丽莎白时代杂记》、《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与戏剧家》、《在工作中的莎士比亚》等。他为塘鹅丛书编辑了一部莎翁全集，名为《塘鹅莎士比亚集》，又和格朗威尔·巴克爾合编了一部详细的参考书《莎学备览》。

精心之作赚钱，现在却唾弃他，不关心他的死活了。格林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三个朋友，劝他们以他自己为前车之鉴，不要重蹈覆辙，原来那三位剧作家也是帮助演员们发了财的。“他们受过我的好处，犹如他们占过你们的便宜；（如果你们和我的处境相同），我们将来都会被他们抛弃，岂不是一桩怪事？”然而他另有一番更大的苦衷。“是呀，不要相信他们”，格林继续写道，“因为有一个暴发户似的乌鸦，以我们的羽毛为装饰，将他那‘老虎的心隐藏在演员的皮毛之内’，妄自假定他自己也能乱写一首素体诗，象你们中间最好的诗人一样：他是一个‘打杂的人’，居然自信他是国内唯一的‘舞台震撼者’（Shake-scene）！”^①

在这个时候，莎士比亚正在起始写剧本《亨利六世》等剧，尤其是《亨利六世》第一部得到相当的成功，但造就他那盛名的几部巨著，还没有着笔。

六年以后，在1598年，有一位青年学者弗兰西斯·墨斯出版了一部诗选，名曰《智慧之宝库》（Palladis Tamia），是一本精致的书，他又称之为“大同小异”（Similitudines）此书从古今一百五十余人的著述中抉择有代表性的诗歌，汇为一编。在卷尾他添上一章，名曰“英国诗人与希腊、拉丁、意大利诗人之比较”。在英国诗人中，莎翁当然是他最喜欢的诗

^①引自罗柏特·格林的自传性论文《一点儿智慧》（1592）。这本小册子的全名是《用一百万的梅根买来的一点儿智慧》。此处所说的三个朋友是指克里斯托弗·马娄、托马斯·洛治、乔治·皮尔。“舞台震撼者”就是指莎士比亚。莎翁自己签署他的名字，有四种写法，以Shakespeare最通行。格林写成Shake-scene，从字音和字义上来看，跟莎士比亚的名字很接近，自然是影射莎士比亚。——译者注，下同。

人。他称赞莎翁是“八个人”里的一个，那八个人“将英文予以充实，给这种语言文字戴上珍贵的装饰品，穿上华丽的衣服”。他称赞莎翁是“六个人”里的一个，那六个人建立了“比铜像还要持久的纪念碑”(Monumentum aereperennius)，是“五个人”里的一个，那五个人擅长于写抒情诗；是“十三个人”里的一个，那十三个人是“我们最好的悲剧家”；是十七个“最好的喜剧家”之一。更进一步，他特别挑出莎翁，给以单独的评价，其余的人却没有这种荣幸：

“就象攸福巴斯 (Euphorbus) 的灵魂，据说是重新活在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身体里一样，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睿智灵魂，在甜言蜜语的莎士比亚的身体里，又复活了，请看莎氏的诗歌《维纳斯与阿都尼》，他的长诗《鲁克丽丝》，和他那些在友人间流传的甜蜜的十四行诗及其他。

“就象普劳图斯和塞内加据说是拉丁文中最好的喜剧家和悲剧家一样，在英文中莎士比亚是最好的喜剧家和悲剧家。关于喜剧，请看他的《维洛那二绅士》，他的《错中错》，他的《爱的徒劳》，他的《恋爱劳而有功》^①，他的《仲夏夜之梦》，他的《威尼斯商人》；关于悲剧，请看他的《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罗米欧与朱丽叶》。

“就象斯托洛 (Epius Stolo) 所说的，如果诗歌女神会说拉丁话，她们必定和普劳塔斯说一样的话；我说，如果诗歌女神会说英语，她们必定用莎士比亚精美的语言说话。”

①《恋爱劳而有功》：在莎氏剧本中没有这样的篇名，学者们不晓得墨斯指的是哪一部喜剧，因为莎氏喜剧有好几本可以安上这样的题目。谦伯斯以为大约是指《驯悍记》，见谦伯斯所著《威廉·莎士比亚：事实与问题之研究》。

又过了十四年，莎翁已是一位老戏剧家，可是他的名望稍趋低落。当韦勃斯忒的剧本《白鬼》出版时，他在卷首写了一篇序言，他顺便称赞了戏剧家查普曼先生的丰满与高尚的风格，本·琼生先生的精致与晓畅之作品，可贵的菩蒙先生与佛勒彻先生，其优良不逊于琼生，最后（在最后说并不算错），还有莎士比亚先生、得克尔先生与赫乌德先生十分巧妙与丰饶的剧本。”

在1623年（莎翁已逝世七年），对开本的第一版问世，包括本·琼生的一首奖誉备至的颂诗。本·琼生在他的著述里，颇有批评家的见解。在他死后出版的《偶识》（1641年出版，是一束杂感和随笔）中，他写道：

“我记得，演员们时常说一句话恭维莎士比亚，说他在著作中（不论写什么东西），永远不涂改一行。我的回答是但愿他涂改一千行。他们以为我的话含着怨恨。我从前没有把这句话告诉别人，因为他们愚昧无知，以致夸奖朋友的短处。现在，让我来申述理由，表明我的公正的态度，（因为我爱他，我象众人一样尊重他的遗念，甚至崇拜他。）他是（真正）诚实的人，天性坦白；他有奔放的幻想，勇猛大胆的思想，温和的文字；他的行文过于流畅，有时必须加以阻止；就象奥古斯都谈到哈忒略斯（Haterius）似的，‘他应该被遏止’。他有机智，但愿他也有控制机智的力量。有许多时候他陷入可笑的地步，例如当他用凯撒的身份说话时，有一个人对他说：‘凯撒，你对我做了错事。’凯撒回答道：‘凯撒永远不做错事，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诸如此类，是很可笑的。但他能以其所长补其所短。在他的作品里，可赞扬的优点多于可原谅的缺陷。”

在1668年，英国诗人德赖登发表他那篇著名批评对话，名为《论戏剧诗》。现在，莎翁已死了四十二年；在这一期间，对开本的第二版和第三版先后发行。因此，莎士比亚和德赖登相隔的时间，相当于十九世纪诗人丁尼生和我们相隔的时间，莎翁还不是声名稳定的‘古代诗人’，却也不是‘近代诗人’。德赖登用下列的谈话，批评莎翁：

“先来说莎士比亚；在一切近代诗人里，也许在古代诗人里，他有最广博的心胸。‘自然’的一切形象出现于其眼前，他描摹它们，并不费力，却很精巧。当他描写任何事物时，你不仅看见它，而且感觉到它的存在。有些人责备他没有学问，却正是给了他很大的褒奖：原来他有‘自然’的学识，他不戴书本的眼镜去看‘自然’；他只往里面看，便在那儿找到了‘自然’。我不能说他是处处成功的；正因为如此，我拿他去比人类中最伟大的人物，这对他来说还不公平呢！他是时常平淡无奇的；他在喜剧里的机智有时沦为双关语；他的隽语有时失于浮夸。但，如果他有伟大的机会，他就往往是伟大的；没有人能说他的机智遇着适当的机会而不翱翔高飞，驾乎其他诗人之上的。

‘太阳在柏树间照耀，是多么伟大呵！’

“伊登的赫尔斯先生想到这里，就说：任何人写的题材，到了莎士比亚的手里，必定会写得更好。现在，虽然有些诗人的地位居于莎翁之上，但在他生时，佛勒彻和本·琼生耀武扬威，那个时代的人却不尊重他们，象尊重莎翁一样；在先王^①的宫廷里，虽然本·琼生名噪一时，约翰·萨克林爵士和大部分的廷臣，却把莎翁高高地举在本·琼生的头上。”

^①先王，指英王詹姆士一世。

过了四十一年，在1709年，莎翁毕竟变为古代的文学家了，他的戏剧全集第一次由王政复辟时期的学者尼古拉·罗俄编辑出版。此时，由读者看起来，莎翁已变为古人，编者必须对某些字句加以注解；又，读者们的口味很考究，所以昔日简单的排印方式已不能令人满意。于是罗俄在他的编辑本里，增加了一篇传记，当作导言，又将他最喜欢的几段剧词，附以赞语，引入在这篇传略里。他把剧词重新编排，补入每幕每场的地点和舞台指导，至今莎氏剧本的形式大半是根据他的调度来安排的。

在罗俄以后，莎氏戏剧全集的编辑本又陆续出了好多种，最著名的编者有亚历山大·蒲伯，1723—25；刘易士·修巴德，1733；韩默，1743—44；约翰孙博士，1765；爱德蒙·马伦，1790。在1709至1799年之间，莎氏编辑本之出版者，连各种再版在内，不下六十种。

在这个世纪里，即十八世纪中，莎翁的名望迅速高涨。蒲伯责斥了莎翁的缺点——他认为这些是缺点——却很大方，他说了一大段颂词：

“假若任何作家可以说得上是创作者，这个人就是莎士比亚。荷马本人并没有直接从‘自然’的源泉采取材料，造成艺术品的，‘自然’经过埃及的滤水器和水道，来到荷马的面前，已有前人之色彩和模型之姿态。莎士比亚的诗歌便是灵感的本身。他不是‘自然’的模仿者，而是‘自然’的工具。与其说他借着‘自然’说话，不如说‘自然’借着他说话。

“他的人物就是‘自然’的转胎，如果说他是‘自然’的副本，未免太疏远了。其他戏剧家的人物大致相似，表明他们是互相抄袭的，等于翻印同样的肖像：每幅图画就象假的长虹一样，只是反映之反映。但莎翁所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单独

的个人，就象活人一样，我们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人物；假若有两个人物关系密切，或血统接近，在任何方面观察，似乎是双生子，但，一作详细的比较，就会找出显著的差别。在人物有生命和复杂性以外，我们必须说莎翁还有一种特长，就是他能保存人物的个性；个性弥漫于莎氏剧本之中。假设他的剧本只印着一些谈话，而没有标明剧中人物的姓名，我相信，我们能添上人名，确切指出那句话是谁说的。

“至于触动我们的情绪，再也没有别的书能这样感动人，或这样在不同的境况中表现出来了。纵然如此，我们却看不出作者费多大力气和苦心，来激起我们的感情。没有伏线，暗示我们去猜想将要产生何种情感，或被人看出，有引起何种感情的趋势。但，到了相当的地方，我们的情感起伏涨落，有时我们不禁潸然泪下；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流泪，不免吃惊，然而仔细一想，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合理的；倘若我们不哭，到了那个地方不哭，那才是怪事哩！”

约翰孙博士在1765年写了一篇著名的序言。约翰孙从来不过分夸奖，他的批评很自由自在。到了此时，无疑义地，莎翁早已变为古代诗人，或如约翰孙大声说道：

“这位诗人，即我将他的全集重新编订的诗人，现已有古人的尊严性，博得盛名和敬仰了。他的名望超过了他那个世纪，这便是通常成名成家的时期。不管他从私人的论述，从地方的风习，或从暂时存在的见解获得多少进益，这几年却都消失了。每一种欢乐的题材，或悲哀的起因，凡是昔日生活供给他的，从前能使一些情景放出光辉，现在反而把那些情景弄得黯淡无光了。宠爱和竞争已告结束；友人和仇敌均已谢世；这些作品既不申辩任何主张，亦不痛骂任何党派；既不能奖励虚

伪，亦不能满足恶感。现在的人阅读它们，没有别的理由，只是为了得到快感；唯有令人喜悦，才能获得好评。然而，它们不靠私益或私情，竟能经过趣味和世态的迭次变化，从一代到一代，长此生存，而且在每一过渡时期还能获得新的光荣呢？

“不过人们的判断，纵然逐渐达于确定，却不是永远没有错误的；一种称赞，纵然能持久，也许是偏见或时髦的议论；因此，我们应当追问：莎翁有什么优点能博得英国人的好感？

“没有什么事物能令人心旷神怡，或长久爱好，除非是人性的忠实表现。特别的世态描写只是少数人所稔悉，也只有少数人能评衡真伪。离奇的幻想一时令人欢娱，因为对人生的厌倦促使我们去寻奇访异，但突然的欢喜转瞬化为乌有。我们的心灵只在稳定的真理上得到安宁。

“莎士比亚是‘自然’的诗人，胜于一切作家，至少胜于一切近代的作家：这位诗人能将世态和人生的忠实镜子给与读者。他的人物形象不受特殊风习的牵连，这些风习不通行于世界上其他各处，所以异乡人不很明了；不受特殊研究或职业之影响，这些研究或职业只有少数人能具备；不受暂时风向或意见之沾染；他们是真正的人，就象在人间时常出现，被我们经常看到的人一样。他的人物做事和说话，依一切人类共有的情感和原则为转移；人生的机构是继续活动的。在其他诗人的著述中，一个人物只是一个人，在莎翁的著述中，一个人物通常是一个典型。”

至1790年，有学问的批评家、圣人，或学者，都说了许多关于莎士比亚的议论。如今轮到考古家开口了。最重要的考订者是乔治·斯提芬斯和爱德蒙·马伦。斯提芬斯老早在1766年，就说莎翁的原文，经过编者们的热心编辑，得到好处，却也得到